

制作团队成长——

从现代芭蕾《难说再见》看上芭年轻的

薄薄一页纸虎虎有生气

幕后

作为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“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”邀约剧目,昨晚,现代芭蕾《难说再见》(见图)献演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。谢幕时,这个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年轻制作团队台前幕后共11个成员一同上台,接受掌声和喝彩。

聚光灯下,年轻人自豪的笑容闪闪发亮,灼热着人们的眼,也抚慰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提着的那颗心:“年轻力量的成长,不只是在台前,幕后编创人才的扶持也很要紧,尤其现在我们都是以编导为核心。好像他们这样以制作体形式‘抱团成长’,才是最平衡的发展。”

一张用心的流程表

《难说再见》有一张清晰、详尽、精确到点的演出流程单,别看就薄薄一页纸,它凝聚着一群年轻人的心血,也给总担心“不知道他们会弄成什么样”的辛丽丽吃了颗定心丸:“安排上能精确到每分钟,任务又落实到每个人,看到这样的流程表,我觉得他们心里都有谱。”

近年来,上海芭蕾舞团大力扶持青年编导人才。除了频繁邀请国外青年编导,如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凡·乐·尼高戈此前来上芭编创《波莱罗》,也在国内征集优秀人才,如此前招募的毕业自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编导陈琪。此外,更尽可能挖掘团内青年演员潜藏的编创力量,吴虎生的《难说再见》就是被“逼”出来的。

虽然有编创意识,却没想到到底要做什么的吴虎生,年初接到了这个任务。在辛丽丽的鼓励下,吴虎生着手搞编创,选择了舞台上搭档的小伙伴,而团里演员队副队长张尧担任制作统筹,串起了这个青年制作体的其他环节。



他环节。

这支年轻的队伍首次尝试“独立运作”,大到灯光、舞美、服装设计,和剧场的沟通协调,小到宣传册的印刷、发放,乃至订盒饭都要自己学着操心。

一场满意的处女秀

“开始他们都不让我进排练场,大概是我要求严格,怕被我说,他们关着门闷头排。我也是在巡演回来后才看到成品。”对吴虎生这部编导“处女秀”,辛丽丽表扬得含蓄:“小虎从20岁开始跳主演,跳的又都是《白毛女》《天鹅湖》这样结构严谨的大戏,他心里是有大格局的。”

辛丽丽说,年轻人编现代舞作品,最让人担心的是:“根本不知道要表达什么,心里也没有结构。”“编不出来,就在台上乱滚、乱跳或是拼命跺脚;或是,一听是现代舞作品,就自我设限,千篇一律都是那种灰暗晦涩的调调,除了宣泄痛苦,全然不见美感。”鉴于存在种种误区,即便是被“挡在门外”,“家长”辛丽丽还是会旁敲侧击地给予小虎点拨,同时随机伺候给予青年制作体以帮助。

无论是吴虎生或是张尧,《难说再见》团体每个成员被采访时,总再三强调这是“集体成果”。辛丽丽也希望上芭未来会有更多青年编导团队成长起来。 本报记者 朱渊

最“疙瘩”的队长

视界 4

在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队伍中,张尧是个让人又爱又怕的存在,虽然比年轻演员们大不了几岁,可是大家听到他的脚步总有点“发怵”,就像军训新生听到教官要来,不自觉地会检查自身,训练衣服妥帖了没有、舞鞋摆放整齐了没有,化妆间收拾干净了没有。

张尧身兼多重身份,他的合同签的是主要演员,实际上却是演员队的核心。如果说吴虎生是台前的“一哥”,张尧就是幕后的“一哥”。有他在,排练厅里永远干净明亮,训练总是按时有序,不管巡演到哪里,化妆间走的时候就跟来的时候一样干净。

张尧的“疙瘩”,有时候就连辛丽丽都会咋舌:“他太厉害了,我们小演员看到他都怕,排练时间再赶,只要看到有一双鞋子没摆好,他都会发火。不过也因为有



他,才有了演员队的严明纪律。”

听说了大家对其“疙瘩”的评价,张尧并不否认:“我确实要求高。”在他看来,妆间的整理,或是舞鞋的摆放,虽是小事却是一种做事严谨的体现:“芭蕾舞本身就是讲究严谨和规范的,台下不能养成做事严谨的习惯,到了台上就容易出错。就是要从小事培养好习惯。”

张尧不无自豪地说,演员队的纪律严明并不是由他首创,这是上芭几十年传下来的规矩。“这就是我们的传统,我的上一代或是再上一代的演员队伍,也都是这样要求的。”

朱渊

红袍抱琵琶
黑衣依大鼓

音乐剧场《霸王》再现楚汉之争

现场



聚光灯亮起,西楚霸王项羽身着红袍、怀抱琵琶,坐在舞台右侧的一张老式方椅中;左侧的角落里是站在大鼓旁的刘邦,一袭黑衣,形成鲜明的对照(见图)。昨晚,音乐剧场《霸王》以一曲琵琶和大鼓交融演奏的《初鞘》开场,第一次用音乐诠释了项羽的浮沉人生。

《霸王》是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“扶青计划”的委约作品,从公布之初就备受瞩目。演出分为初鞘、红颜、冠勇、险局、楚围、诀别、卸甲,如歌八个部分,以琵琶为主,辅以阮、古筝、笛箫、大鼓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标志性乐器。上海民族乐团青年琵琶演奏家俞冰此次担任《霸王》的琵琶演奏者,围绕两支传世古曲《十面埋伏》和《霸王卸甲》为核心创作了这部作品。

在这部作品中,每一位演奏者都有角色,如负责吹管乐的陈昀颖饰演初遇时的虞姬,笛箫的音色像极了虞姬早期的高傲、孤独、渴望爱情的性格,而诀别时的一曲京剧曲牌《夜深沉》被改编成了古筝独奏,由陆莎莎来诠释赴死前虞姬的勇敢、果决与壮烈。

肢体演员王超是俞冰新设立的一个形象,他是一个多变的存在,随着剧情的发展需要会幻化出不同的角色。当演奏红颜中的《幽兰逢春》时,王超戴上了女子的面具,与虞姬进行肢体与音乐的对话,而进行到鸿门宴的时候,王超又用另一只面具遮住自己脸,内心的阴暗、狡诈一览无余。

见习记者 赵玥

记者手记

一大颗“泪珠”

演出开始没多久,赤脚抱琵琶恣意演奏的俞冰脸上已满是汗水,而这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常态。他告诉我,基本每次演出太投入之后都会汗流浃背,晚上这场因为太激动隐形眼镜直接飞出去了,不少观众还以为是他情到浓时滚下的一大颗泪珠。谈及赤脚,俞冰说,演奏时需要和天和地有一种互通,赤脚给他带来了更接

地气的艺术感受。

艺术从来都是接地气的,这,台下的霸王也有一堆要操心的事儿,演员回家前要交待他们好好保管演出服,下一场演出还要带着;目前作品还不完善,他还得拜托前来祝贺的朋友帮他找一个歌手来丰富音乐的层次……台上台下的霸王虽然有些反差,但有一点是共通的,那就是对艺术的追求是无穷尽的。 赵玥

讲述获诺奖中国中医药科学家的故事

歌剧《呦呦鹿鸣》
将献演艺术节

本报讯(记者 肖茜颖)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宁波分会场昨晚在宁波大剧院揭幕。而由宁波市演艺集团出品的原创民族歌剧《呦呦鹿鸣》10月31日将在上海大剧院演出。

今年步入第二个年头的宁波分会场活动从10月23日延续到11月25日,共有10台来自海内外的风格各异的高品质剧目在宁波大剧院上演。开幕式上,英国小

提琴家查理·席姆与捷克国家交响乐团献演了唯美浪漫的《灿烂星光下》音乐会。

《呦呦鹿鸣》讲述的是中国医药科学家、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青蒿素的故事,也是首部以女科学家为主人公进行创作的歌剧作品。

据悉,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设有三个分会场,除宁波外,还有无锡、合肥分会场。